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飛劍記

## 第八回 純陽子醉死復生 純陽子羅浮畫山

卻說純陽子既別了若谷，又躡著雲霧至江南遨遊。自稱呂元圭，扮作一個漁人的模樣，持一蓑一笠，一綸一竿，敲著短木板兒，唱那漁家之詞。詞曰：二月江南山水路，李花零落春無主，一個魚兒無覓處。風和雨，玉龍生甲歸天去。呂元圭唱這個詞兒，聲音嘹亮，響遏行雲。沿街之上哪個不說聲唱的好，唱的好。內有慷慨之士與之以錢，元圭則搖頭不受，說道：「我沒用錢處，只有酒可見賜幾壺。」只見這一所街道，都是些善信之士，聞得呂元圭求酒，這一家也與他幾甌，那一家也與他幾碗。這個元圭飲了東家，又飲著西家，並也不曉得推辭。時有一酒保者，姓張名隆，年雖有六十餘歲，到是個脫灑之輩，因問呂元圭：「爾能飲酒幾何？」元圭道：「老官人，我只是沒有酒吃，若有酒吃，卻也沒個限量。」張老道：「吾今與汝一醉。」元圭道：「若得我醉，我當厚謝。」張老乃叫著家僮，抬過一甕的竹葉青來，約有五斗，對元圭道：「飲此當沉醉矣。」呂元圭乃放開仙量，將那鸕鶿杓，鸚鵡杯，一杯一杯復一杯，飲得笑盈腮，卻把那一甕的竹葉青徹底飲乾，臉上並沒些酒氣。兩傍人觀的皆說道：「這個人好量，好量！」呂元圭問道：「張老官，還能飲我否？」那張老也是個好事的，又叫家僮們抬過一甕的葡萄綠來，仍有五斗餘，對呂元圭說道：「再飲盡此酒，當醉死汝矣。」呂元圭道：「待我試飲之，看我會醉不會醉。」於是又把那仙量放開。正是酒渴吞海，詩狂欲上天。卻把那一甕的葡萄綠徹底飲乾，臉上又沒些酒氣。

呂元圭飲乾兩甕酒不打緊，只是傍觀的千千萬萬之人皆說道：「這個人不是劉伶出世，即是李白重生。不然，哪裡有這等會飲之人？」張老亦說道：「我的酒皆是好酒，別人吃，越吃越醉。這個人吃，越吃越醒。好古怪！」元圭道：「張老官，我不古怪，還是你酒不醉人。今還能飲我否？」張老見這個人飲乾兩甕之酒，哪裡還肯把酒來？只是那些眾人十分知趣，攬攬掇掇說道：「張老，張老，你今日醉此人不倒，不算你是個好酒保！」張老被眾人一激，乃叫家僮們抬出一個最大的甕來，那甕酒叫做狀元紅，約有二石餘。對元圭道：「吾抬此甕酒醉爾，看你怎麼？」原來此甕酒極是好酒，比竹葉青、葡萄綠果不同些，故此叫做狀元紅。怎見的好呵？則見：

金波似蜜，玉醴如泉。美味嘗時，行人盡皆吐舌；清香滿處，聞者誰不流涎。就如程鄉之醪，醉李公者千里；絕勝山中之酎，醉劉子者三年。李白若聞，畢竟留身上之玉佩；阮宣一過，定教解杖端之金錢。青州從事數茲第一，生秀才讓此居先。注在瓶中，激灑的霞光欲炫；酌之盞裡，馨香的露液尤妍。瀛洲之境，可以醕酌夫學士；瑤池之中，可以醕酌夫神仙。

正是：上箬村中名未重，新豐市上價空傳。此時若使劉伶飲，荷鍤應須墜九泉。

卻說呂元圭見了這一甕狀元紅，仰天大笑，說道：「此可以盡吾量矣。」於是取過一個小卮，又取過一個大觥。小卮注得滿滿，大觥酌得盈盈。小卮告竭，大觥又於，這叫做「流星趕月」之飲。既而不勝其煩，單單的注起幾個大壺，飲個長流之水。只見那壺兒酌的恁忙，他口兒吞得恁快。正是一派湘江水，涓涓不斷流。就把那一甕的狀元紅，飲得個泉流乾徹底，燈盞照無油。眾人看的，哪個不說聲：「此非凡人也！」

張老雖去了三甕的酒，倒也不甚惱，只是那張老的婆子有些小氣，罵著張老，說道：「不死的老狗，敗家的老狗，怎麼把許多的酒與人吃？」你看他千老狗萬老狗、罵得個張老啞口無言。又罵著呂元圭：「這樣村人，飲去了我許多酒，你肚裡生了酒龜，發了酒蠱，怎麼不害個酒癆死？你臭村人，爛村人！」呂元圭見這個婆子千村人、萬村人罵的個不休，乃假作微醉，回言道：「媽媽不要吃惱，我吃了你的酒，償你的酒價就是，罵甚麼？」乃探著懷中，取出一塊石頭與那婆子。那婆子接著個石頭，好惱又好笑。怎麼叫好惱？三大甕好酒，被這個元圭吃去，此不是好惱！元圭顛不顛，狂不狂，醉不醉，醒不醒，拿著個石頭兒還人酒錢，此不是好笑！那婆子說道：「這樣好酒的人，不如醉死他，也消我嘔氣。」於是再取過幾壺堆花的燒酒，飲他一個雨中夾雪，雪上加霜。

呂元圭見這個婆子又取將燒酒過來，乃曰：「好賢惠的媽媽。」卻把那幾壺的堆花燒酒一飲而盡。彼時，玉山已頹，遂撲地一跌，酪然入醉鄉矣。眾人到元圭身傍，將手兒在口邊印了一印，全無氣息，皆說道：「此人死了。」內中有一等人說道：「此樣人也是個異人，好好的具棺材埋他。」張老道：「棺材我有。」乃倩著幾個土工，三三兩兩，把呂元圭屍首置之棺材之內。

荷鍤的荷鍤，拿鍬的拿鍬，抬棺的抬棺。一抬抬在南山之上，掘一個土坑，深深的將元圭埋著。埋畢，眾土工們三三兩兩而歸，望見前面又一個呂元圭，搖搖擺擺，歌著勸世之詞。詞曰：

一毫之善，與人方便。一毫之惡，勸人莫作。衣食隨緣，自然快樂。算甚麼命，問甚麼卜。

虧人是禍，饒人是福。天眼恢恢，報應甚速。諦聽吾言，神欽鬼伏。

歌罷，又吟絕句一首雲：

鶴不西飛龍不行，露干雲破洞蕭清。

少年仙子說閒事，遙隔彩雲聞笑聲。

眾土工們見了這個元圭，歌了又吟，人人驚異，皆說道：「埋了一個呂元圭，怎的又有個呂元圭？」乃復轉南山之上，啟棺一看，屍首已不見了。遂回歸言與張老，說道如此如此。張老大驚，將所與石頭視之，乃一錠瓜子金也。始悟「元圭」二字，乃是「先生」二字，呂元圭者，即呂先生乎！遂懊恨終日，此卻不在話下。

卻說廣東博羅、魯城二縣之境，有座山名羅浮山。這一座山，乃三十六洞天中之一洞，名曰耀真天。極是好個勝境。只見層崖插漢，丹壑凝煙，青鬆翠竹交陰，異果奇花並美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羅浮山下四時春，盧橘楊梅次第新。

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。

這一座山，盤古初分天地時，只有羅山。浮山者，乃是蓬萊一個別島。為因唐堯之時，洪水九年，把一座蓬萊別島漂漂浮浮，浮至這個所在，依著羅山而止，故此叫做羅浮山。亦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二山合體鎮坤元，洪水漂來不計年。

玉洞天寬無客到，石潭雲淨有龍眠。

霜秋錦炫丹崖樹，月夜琴鳴碧澗泉。

我欲凌風登絕頂，一聲鐵笛叫飛仙。

羅浮山既是個福地，內就有個朱明觀。這一所觀也，好清雅。芝房塵淨，丹灶煙凝。洞門常有白雲封，石磴竟無俗客到。純陽子一日遨遊其地，至一小庵中，偶道士他出，獨一小童在。那小童到也乖覺，一見了純陽子，遂向前而揖，說道：「先生來此游乎？」遂引至一經堂，安頓一個椅子，拂淨塵埃，請純陽子坐下。純陽子問道：「此何寥寥？」小童答道：「莫道寥寥，虛空也。」純陽子深嘉其言，以為這小童有些道氣，講得話分外別些，畢竟其師父是個好人。乃題詩於壁，雲：

丹房有門出不論，見個仙童露雙腳。

問伊經堂何寂寥，道是虛空也不著。

聞此語，何欣欣？主翁豈是尋常人。

我來謁見不得見，渴心耿耿生埃塵。

歸去也，波浩渺，路入蓬萊山杳杳。

相思一上石樓時，雪晴海闊千峰曉。

純陽子題畢，那小童獻上一杯茶，道：「先生請茶！」純陽子接過那個杯兒，飲過一杯的茶，暗道：「此童子到也可教。」既而，小童又竊著道士的酒以獻。純陽子見這個小童恁般慇懃，思欲度他。遂舉杯而飲，留其餘，使小童飲之。奈這個小童不該做神仙，乃以其餘酒不潔，推故不飲，說道：「重子從來不飲酒。」純陽子道：「略飲些無妨。」那小童終不肯飲。純陽子無奈，只見那小童兩目內障，純陽子止以所餘之酒噴其目中，那閃障忽然開明。這也是小童們無緣中有緣，不然，有眼是天堂，無眼是地獄。小童復去炊飯，款待純陽子過午。

純陽子乃取出一管仙筆，磨著一塊仙墨，將那尖銳的仙筆，濡著香噴噴的仙墨，遂畫著一山於壁，山下作池三口。畫畢，小童又具著飯至，純陽子不食，對小童道：「吾仙人也，汝飲吾酒則仙矣。不飲，命也。然亦當享高壽。」言訖，飛入石壁中隱去。童子驚訝。